

创造的安息日

——莫尔特曼对罗森茨维格安息日思想的阐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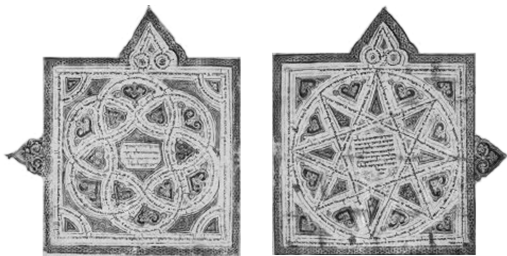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李 聪**

【摘要】莫尔特曼阐释了罗森茨维格将安息日视为创造的节日之观念,并进一步发展,借此论证了基督教的主日与犹太教的安息日同为创造的节日,两者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整体。在此基础上,莫尔特曼还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罗氏对“舍金纳的流浪”之论述,用以阐明安息日和舍金纳的关系,即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舍金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尔特曼还将创造的安息日之观念创造性地拓展至对生态议题的讨论之中。相比罗森茨维格,莫尔特曼所指的“安息传统”更为全面,除指向一周中第七天的安息日外,还包括第七年的安息年、五十年节和终末的安息。安息日是《圣经》所述创造论的真正标志,遵守安息日诫命,是承认大自然是上帝的造物,而不是自然环境而已;安息日是生态的休息日,是不再干涉自然的日子。安息日还指向安息年,安息年主要与土地有关,体现出上帝在大地政策上的公义,并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被异化的关系得以恢复。五十年节是七个安息年后的一年,其内涵和意义与安息年是一致的。安息日、安息年和五十年节最终都指向终末的安息,终末的安息是永久的、没有尽头的安息日,万物复和,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也得以复和,呈现出一幅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态图景。

【关键词】莫尔特曼;罗森茨维格;安息日;创造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文本、思想和社群’的分离研究”(22JJD730001)阶段性成果。

** 李聪,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2020级博士生。



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虽是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但他致力于与犹太教的对话。目前,学界对他与犹太思想的对话关注甚少。在中文学界,只有两篇为莫尔特曼专著中译本所写的导言简要提及莫氏与犹太思想的关联问题:一篇是曾念粤所写的导言,他指出莫尔特曼的思想深受犹太教思想的影响,但只是简要提及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等犹太思想家的名字,并未具体指明莫氏受到罗氏何种影响。^①另一篇是洪亮教授所撰写的导言,他在论及莫尔特曼的著作与以色列问题的关联时指出,莫尔特曼与犹太教的对话是出于莫氏原本就抱有“跟犹太教建立起新的共同体关系”的夙愿,而不是因“从对犹太教传统的理论兴趣中生发出与犹太教和解的意愿”,但洪亮教授也未具体指明莫氏与罗氏有何思想关联。^②关于罗森茨维格的现有研究,中文学界截至目前有12篇论文,其中涉及罗氏的新思维(the new thinking)的有刘平^③、朱文明^④、高山奎^⑤、戴远方^⑥、莫名仁^⑦等人的五篇研究,另有黄钰洲的两篇有关罗氏与德国唯

① 参见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The Coming of God],曾念粤 Tseng Nien Yueh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2006),导言,3—4。

② 参见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圣灵大能中的教会》[The Church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曾念粤 Tseng Nien Yueh 等译(香港[Hong Kong]:道风书社[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2019),导言,xxx—xxxii。

③ 参见刘平 Liu Ping,《回归健康学——罗森茨维格新思维述介》[Return to Health:Rosenzweig's New Thinking Introduction],于《基督教思想评论》[Reg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2004年第1辑[2004, Issue 1],157—166。

④ 参见朱文明 Zhu Wenming,《罗森茨维格的新思维研究》[On Rosenzweig's New Thinking],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1。

⑤ 参见高山奎 Gao Shankui,《罗森茨威格的“新思”与古今中西之争》[Franz Rosenzweig's “the New Thinking” and the Quarrel of “Ancient-Modern and Chinese-Western”],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2017年第1期[2017, Issue 1],115—125。

⑥ 参见戴远方 Dai Yuanfang,《论20世纪犹太神哲学语境中的关系概念——以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为轴线》[On the Concept of Relationship in the Philosophical Context of the Jewish in the 20th Century],于《基督教思想评论》[Reg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2006年第3辑[2006, Issue 3],291。

⑦ 参见莫名仁 Mo Mingren、李建群 Li Jianqun,《外在的超越与内在的超越——从罗森茨维格宗教哲学看中西信仰观的歧异与会通》[External Transcendence and Internal Transcendence: From Rosenzweig's Religious Philosophy to See the Differences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Belief Views],于《世界哲学》[World Philosophy],2002年第4期[2002, Issue 4],27—4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心论、黑格尔法哲学的新近研究^①、张楠^②、彭盛有^③等人的两篇有关罗氏的救赎观之论文，林华敏一篇旨在考察罗森茨威格对列维纳斯的贡献之论文^④，林国华一篇比较罗森茨威格与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的文章^⑤，涂笑非与刘勇合写的一篇从罗氏视角看欧陆哲学对批判佛教的映射的论文^⑥。上述研究均未涉及罗氏对安息日的论述。但是，安息日等犹太节期对罗森茨威格有着重大的影响，罗氏曾经考虑归信基督教，却在经历一次赎罪日的祭典活动后决定留在犹太教^⑦，并且他之后在自己的书房接待祈祷班、举行安息日等节日礼拜直至他过世前一周^⑧。在他看来，赎罪日是“安息日中的安息日”^⑨，安息日是“生命的制高点”^⑩，可见安息日教义是理解罗氏思想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① 参见黄钰洲 Huang Yuzhou,〈重新发现体系——“德国唯心论最早体系纲领”的发现与罗森茨威格的体系构想〉[Rediscovering the System: The Discovery of the “Program of the Earliest System of German Idealism” and Rosenzweig’s Conception of the System],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中国知网发布的预印本,目前刊期未定;黄钰洲 Huang Yuzhou,〈罗森茨威格和他的《黑格尔与国家》:20世纪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中被遗忘的风景〉[Rosenzweig and His Hegel and the State: The Forgotten Landscape in the Study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 the 20th Century],于《伦理学术》[Academia Ethica],2023年第1期[2023, Issue 1],209—233。

② 参见张楠 Zhang Nan,《弗朗茨·罗森茨威格的救赎观》[Franz Rosenzweig’s View of Redemption],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1。

③ 参见彭盛有 Peng Shengyou,《出死入生: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的“自我”救赎之路》[From Death to Life: Rosenzweig’s ‘Self’ Path to Redemption],收录于《心系基督》[Heart to Christ](新北市[New Taipei City]:橄榄出版社[Olive Press],2023),95—126。

④ 参见林华敏 Lin Huamin,〈对总体的反抗与超越的经验主义——论罗森茨威格对列维纳斯的贡献〉[Opposing Totality and Transcendent Empiricism: On Rosenzweig’s Contributions to Levinas’ Thought],于《基督教文化学刊》[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2021年第1期[2021, Issue 1],180—199。

⑤ 参见林国华 Lin Guohua,〈封闭的正典:赫尔曼·柯亨与罗森茨威格〉[Closed Orthodoxy: A Reading of Hermann Cohen and Franz Rosenzweig],于《政治思想史》[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2018年第2期[2018, Issue 2],160—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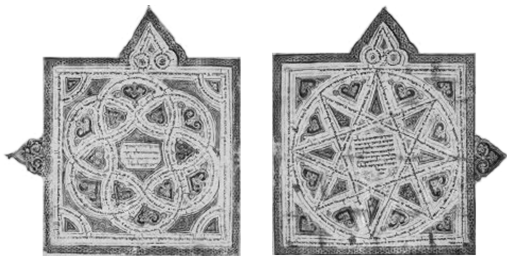
⑥ 参见涂笑非 Tu Xiaofei、刘勇 Liu Yong,〈反本质主义:欧陆哲学对批判佛教的映射——从罗森茨威格的视角说开〉[On Anti-essentialism: The Mapping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n Critical Buddh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nz Rosenzweig],于《常熟理工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17年第6期[2017, Issue 6],27—30。

⑦ 参见 Nahum N. Glatzer 纳胡姆·格拉策,《罗森茨威格:生平与思想》[Franz Rosenzweig: His Life and Thought],孙增霖 Sun Zenglin 译(桂林[Guilin]:漓江出版社[Lijiang Publishing Ltd.],2017),11—16。

⑧ 同上,182。

⑨ Franz Rosenzweig 弗朗茨·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The Star of Redemption],孙增霖 Sun Zenglin、傅有德 Fu Youde 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2013),306。

⑩ 同上,285。



鉴于现有研究在莫尔特曼与罗森茨维格思想关联探究方面的缺失,而安息日又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值得深入对话之处;更为重要的是,莫尔特曼在论著中明确表达自己是受到罗森茨维格等人的影响而进入与犹太教的对话之中^①,还提名感谢罗氏等人对自己的深刻影响^②,并对罗氏的安息日论述有不少阐发。^③因此,本文拟以“创造的安息日”为主线,探究莫尔特曼对罗森茨维格将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这一观念之阐释,并呈现莫氏对罗氏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其发展主要体现为:主日和安息日同为创造的节日,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舍金纳之观念,并将罗氏有关创造的安息日之观念进一步拓展至生态议题的讨论中,这是莫尔特曼对此作出的独创性贡献。

一、安息日是创造的节日

莫尔特曼受到罗森茨维格的启发,推崇“安息日是创造的节日”这一观念。莫尔特曼强调:

基督教庆祝的是基督救世史的弥赛亚节日。它不知道创造的节日。犹太教庆祝的是它的救世史的节日;但它首先庆祝创造的安息日。在当今的生态危机中,基督教回忆创造的安息日是必要的和适时的。^④

可见,莫尔特曼认为基督教没有将安息日视为创造的节日,而犹太教则将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去庆祝。基督教应当吸取犹太教这一观念和做法,充分重视创造的安息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尔特曼将创造的安息日放在生态危机

^① 参见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耶稣基督:我们的兄弟,世界的救主》[Jesus Christ: Our Brother, Savior of the World],林鸿信 Lin Hong-Hsin 译(台北[Taipei]:台湾神学院出版社[Taiwa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Seminary Press],2009),124。

^② 参见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3。

^③ 因本文是按照主题的逻辑关联性展开论述,且主要是将莫尔特曼的思想作为整体,来与罗森茨维格的安息日思想进行对比,故在引述莫氏作品时并未按照其原著年代先后顺序,也未专门梳理莫氏的论著在安息日思想上是否一贯延续或有所发展,这有待日后专文进一步论证。但就笔者目前所见,莫氏在《创造中的上帝》中已充分展示对安息日思想的重视,如引述罗氏“创造的安息日”之观念,并展开论述。此后,在《公义创建未来》中,他又强调安息伦理是《圣经》所说的创造伦理,并对安息年的论述有所展开。在《耶稣基督:我们的兄弟,世界的救主》中,他更是明言自己是受到罗森茨维格等人的影响而进入与犹太教的对话之中的。在《来临中的上帝》中,他再次提名感谢罗氏等人对自己产生深刻影响,指出基督教终末论的根源在安息日和舍金纳的神学中,并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罗氏对“舍金纳的流浪”的论述,用以阐明安息日和舍金纳的关系,即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舍金纳。

^④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God in Creation],隗仁莲 Kui Renlian 译(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2),40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的语境下,将罗森茨维格创造的安息日这一观念进一步拓展至生态议题的讨论中,这是莫尔特曼作出的独特贡献,也是下文要论述的重点。

罗森茨维格明确提出安息日是创造的节日,即安息日是纪念创世的圣日。罗森茨维格在《救赎之星》中明言,安息日是创造的圣日,安息日的意义在于它是“纪念创世的圣日”^①。莫尔特曼进一步阐明了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之意涵,他指出“安息日不是创造之日,而是‘主日’”^②,也就是说,据《希伯来圣经·创世记》所载,上帝用六天完成创世之工后,在第七天即安息日休息了,在安息日这一天不再进行创造,而是庆祝前六日创造之工的完成,因此安息日不是创造的日子,而是庆祝已完成创造的节日。

还需要明确的是,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并不能脱离救赎来谈。罗森茨维格明言:

安息日是创世的圣日,但是,创世是为了救赎的缘故才发生的。安息日是在创世结束时作为创世的意义和目标被启示出来的。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不是在创世的第一天,而是在最后一天,即第七天庆祝这个圣日。^③

由此可见,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和救赎密切相关,在第七天而不是第一天庆祝创造的安息日,这就表明创造的意义是为了救赎,救赎是创造的目标,因此不能离开救赎来谈创造。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救赎的节日,两者不能分开来看,而是密切相关的。罗森茨维格除了将安息日视为创造的节日,也将安息日理解为救赎的节日,其有双重的意义和基础:一是对创造完成的纪念,突出安息日的神圣歇息;二是纪念犹太人从奴役中被解放,从而使得原本为奴的犹太人像上帝完成创世后就歇了一切的工那样得以休息。^④ 罗森茨维格还考察了安息日的创造、启示和救赎,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早已拥有启示节日的所有内容^⑤,如果说安息日之夜(周五的晚上)主要是庆祝世界的创造,那么安息日的早晨则是庆祝启示,安息日下午的祈祷就变成了救赎的祈祷,犹太人在祈祷中感觉到自身不仅是上帝的选民,而且是唯一的选民^⑥。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罗森茨维格不仅论述了安息日的创造、启示和救赎,还指出它们之间的

①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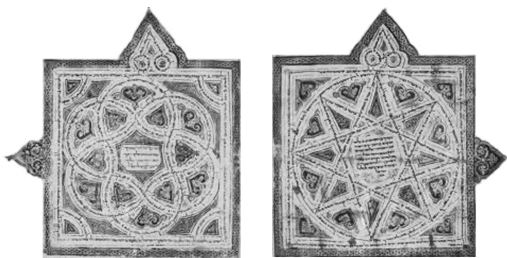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②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380。

③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298。

④ 同上,337。

⑤ 同上,295。

⑥ 同上,296。



关联,即“创造和启示在救赎的休息中合为一体”^①。莫尔特曼对此有重要的阐发:

创造的节日是完成或完满的节日,是通过这一节日得以实现的完满。因为在安息日实现的创造的完满也代表着创造的拯救。这一拯救使它参与上帝所显示的永恒存在中去,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安息日看作是拯救的节日。但是,如果作为创造的节日已经是创造拯救的节日,那么,可以理解,整个创造就应该是为了这一拯救才出现的。^②

莫尔特曼在作出以上论述之后,紧接着就引用了罗森茨维格“安息日是创造的圣日”^③的论述,可见莫尔特曼将创造与救赎结合为一体的观念,与罗森茨维格有密切的关联。至少可以说明,莫尔特曼也和罗森茨维格一样,既将安息日视为创造的节日,也把安息日理解为拯救的节日,创造在安息日得以完成并被庆祝,创造因此也可以被理解为得到了救赎,创造是为了救赎,救赎以创造为前提。莫尔特曼所谓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已经是创造拯救的节日”之意涵在于,创造和拯救是一体两面,不能离开创造去谈论救赎,也不能脱离救赎而言说创造,创造就是救赎的创造,救赎也是创造的救赎,它们密不可分、彼此成全。因而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可以被视为创造拯救的节日。

莫尔特曼基于对安息日的上述考察,进一步探讨了安息日(周六)与主日(周日)的关联,即安息日与主日同为创造的节日。在罗森茨维格看来,基督教在主日没有像犹太教在安息日那样真正地推行休息的诫命,而是使得主日完全成为开始的节日,主日是一周的第一天,意味着新一周的开始,而不是创造完成之后的休息日。^④莫尔特曼则认为,安息日与主日的关联之所以长期地被忽视,是因为基督教没有“像犹太人对上帝启示的理解那样去考察安息日的这一个别原理,并以此为出发点确定安息日的弥赛亚原理,它是从基督教对上帝启示的理解中形成的”^⑤。这说明莫尔特曼认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对话,需要从犹太教关于安息日与弥赛亚的关系出发,如莫氏所言“如果所有以色列人庆祝安息日,那么弥赛亚就会来到”^⑥,即莫氏认为罗氏之所以将安息日等犹太节期视为救赎的“弥

①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337。

②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375。

③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298。

④ 同上,337—338。

⑤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376。

⑥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3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赛亚式一瞬间”，是因为犹太教认为安息日和弥赛亚密不可分。^①

值得注意的是，莫尔特曼不仅指出安息日是创造的节日，还进一步发展了罗氏的这一观点，指出基督教的主日与安息日同为创造的节日。莫尔特曼写道：“基督教的礼拜天也是创造的节日：它是随基督复活而开始的万有之新创造。它是创造从一开始就指向的那个完成。”^②可见，在莫尔特曼看来，基督教的主日也是创造的节日，虽然主日意味着开始，但这一开始是随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开始的新创造。莫尔特曼将创造分为起初的创造、继续的创造以及终末的新创造。起初的创造经由继续的创造，并期盼在终末的新创造，如此，万有的创造才得以完成。如果主日是随基督复活而开始的新创造，那么主日就可以被理解为起初的创造所指向的那个完成之日。因此，创造在主日得以完成，并得到纪念与庆祝。而安息日也是纪念并庆祝创造完成的日子，在这个意义上，主日和安息日一样，也可以被理解为创造的节日。

莫尔特曼进而强调，安息日与主日密切相关，而不是割裂与替代的关系。罗森茨维格认为基督教将创造的节日从一周的第七天（周六的安息日）改为第一天（周日的主日），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安息日的深层意义。^③莫尔特曼认同罗森茨维格的上述观点并指出，以色列的安息日与基督教的主日有密切的关联，不应该用一个去代替另一个。基督教以主日废除安息日，从历史和神学两个角度来看都是错误的，这使得基督教的节日被异教化了。^④但与罗森茨维格不同的是，莫尔特曼还进一步重新探寻了主日与安息日的关联，主张“以基督教方式圣化安息日”^⑤，这一方式是指从周六开始逐渐放下手中的劳作，在周六晚上开始感受上帝的神圣创造之完成，从而在主日即周日早晨进入耶稣基督复活的自由当中。^⑥安息日是回首开始的创造，主日是指向创造的将来；安息日是上帝的休息，主日是上帝的复活；安息日是结束的智慧，主日是开始的欢愉。如果说安息日是完成之梦，那么主日就是梦的完成，主日成为安息日之梦的延伸与成全。简言之，安息日是追忆和感激，主日是盼望和开始，安息日与主日是一个整体，两者密不可分。^⑦

① 参见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34。

②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盼望伦理》[Ethics of Hope]，王玉静 Wang Yujing 译（香港 [Hong Kong]：道风书社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2015），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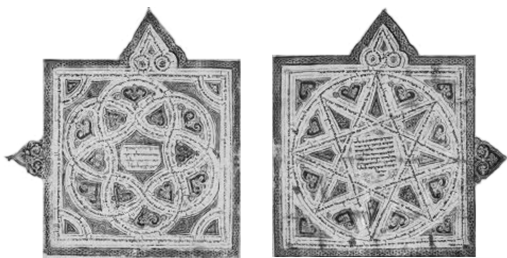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③ 参见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337。

④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398。

⑤ 同上，399。

⑥ 同上，400。

⑦ 参见莫尔特曼，《盼望伦理》，287。



二、创造的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舍金纳

安息日是创造的节日,还体现在安息日与舍金纳的关系上,即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舍金纳。莫尔特曼以终末即开始的原则构建了基督教终末论,并且认为基督教终末论的根源在安息日和舍金纳的神学中。^①舍金纳是 Shekinah^②的中文音译,其本意是“住所”^③,引申为“上帝的显现”^④,即上帝在此世的临在、内在性或者停留^⑤。在《希伯来圣经》中,舍金纳所描绘的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住,与以色列人一同漂流旷野,临在于会幕以及锡安圣殿之中,是上帝的临在。^⑥舍金纳在《佐哈尔》中有两层象征意涵:其一,舍金纳被描述为上帝的本体与上帝的显现之间出现了隔离的不完美存在状态,即舍金纳被理解为一种“流放”状态。^⑦其二,舍金纳被描绘成被流放的、哭泣的、女性化的形象,这一形象最终与流离四散的犹太民众等同起来,并赋予犹太人的散居生活以宗教意义。^⑧罗森茨维格有关“舍金纳的流浪”之阐释,与上述舍金纳的流放图景是一脉相承的。

莫尔特曼对舍金纳概念的理解受到了罗森茨维格对“舍金纳的流浪”这一论述的启发。罗森茨维格写道:

舍金纳,即降临于人间并逗留于人们之间的上帝,被描述成上帝自身内发生的分裂。上帝自身从自身分离,把自己献给他的人们,分担他们的痛苦,和他们一起经历流放的苦难,和他们一起流浪。^⑨

莫尔特曼在《创造中的上帝》中特别引述了罗氏的上述段落,并指出舍金纳概念“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上帝在他的创造物中的这种自我分化和张力”^⑩。莫尔特曼所理解的舍金纳是指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居住,甚至在以色列人遭遇

① 参见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258。

② Shekinah 在英文文献中也有 Shekinah、Shechina、Shechinah 等不同的拼写法。

③ 周燮藩 Zhou Xiefan、刘精忠 Liu Jingzhong,《犹太教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Judaism](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2),470。

④ 刘精忠 Liu Jingzhong,《犹太神秘主义概论》[A Guide to Jewish Mysticism](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5),248。

⑤ 参见 G. G. Scholem 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涂笑非 Tu Xiaofei 译(成都[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0),53。

⑥ 参见周燮藩、刘精忠,《犹太教概论》,471。

⑦ 参见刘精忠,《犹太神秘主义概论》,124。

⑧ 同上,125。

⑨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373。

⑩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2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流放之苦时,仍然与他们同在。^① 换句话说,舍金纳不仅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期云柱火柱的上帝同在,也表明舍金纳随着犹太人一起被掳巴比伦,上帝是他的子民在被流放中同受苦难的忠实同伴。

基于上述理解,莫尔特曼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罗氏对“舍金纳的流浪”之论述,用以阐明安息日和舍金纳的关系,即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舍金纳,舍金纳则是上帝在空间中的安息。犹太人在经历流散之苦时也能感受到上帝舍金纳的临在,这引致安息日的圣化。耶路撒冷这一空间中的圣殿,被安息日这一“时间中的圣殿”取代,也就是说,上帝在耶路撒冷圣殿这一空间中的临在,转变为上帝在安息日这一时间中的临在。^② 莫尔特曼写道:“安息日是上帝在他的受造的时间当中的临在,说得更准确一些,永恒在时间中动态的临在,它联系起初和终末,因此也唤起回忆和盼望。”^③可见,在莫尔特曼看来,上帝在安息日临在于创造之中,这就是永恒临在于时间中,这一临在将起初的创造和终末的新创造联系起来,借此回忆起初的创造,期盼终末的新创造。起初的创造借由上帝在安息日中的临在而得到安歇,并领受上帝在终末时要充满“新天新地”这一空间的应许,当上帝在终末临在时,这一应许将会被实现,因此安息日和舍金纳的关系正如莫尔特曼所言,是“应许和实现,开始和圆满终结”^④的关系。不同于罗森茨维格,莫尔特曼将基督的道成肉身也放在这一回忆的期盼架构下理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是上帝的临在在时间中的实现,上帝永恒的道成为肉身,在时间中得以实现。上帝以圣子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样式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同住,并透过基督的复活与临在,提前展现在终末的新创造时上帝普遍临在于世界的图景。^⑤

如果说舍金纳是上帝在终末时空间中的临在,那么创造的安息日就是关于上帝在终末时临在于受造物之中的应许。上帝作为创造者,通过创造的安息日来祝福他的造物,因而创造的安息日就是关于造物在终末时上帝舍金纳圆满终结的应许。莫尔特曼考察犹太人关于安息日的观念,即安息日是上帝造物中的单数存在,并被冠以“安息日女王”的称呼,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是安息日的同伴,他们通过遵守七天一次的安息日诫命,成为安息日的伙伴。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是创造圆满终结的开端,上帝在终末时临在于新天新地,把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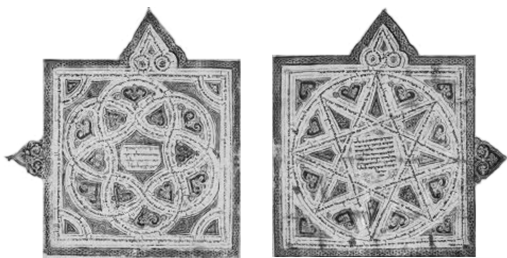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① 参见莫尔特曼,《耶稣基督:我们的兄弟,世界的救主》,133。

② 参见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250。

③ 同上,249。

④ 同上,249。

⑤ 同上,250。



物带入终末的安息之中。^①

三、创造的安息日是生态的休息日

莫尔特曼将罗森茨维格所阐述的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之观念,放在生态危机的语境下展开论述,进一步发展了罗氏的安息日思想。莫尔特曼强调,“在当今的生态危机中,基督教回忆创造的安息日是必要的和适时的”^②。就是说,莫尔特曼认为基督教忽视了创造的安息日,而重新追忆这一观念,将有助于基督教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处境下,发挥积极的作用。

相比罗森茨维格,莫尔特曼所理解的安息传统更为全面,他认为安息传统既包括安息日,也涵盖安息年、五十年节和终末的安息。莫尔特曼是比较尊崇《圣经》的神学家,他细致考察《圣经》传统,从中发现自然的智慧,并指出“《圣经》的生态智慧集中体现在这种安息传统中”^③。他所指的“安息传统”,除指向一周中第七天的安息日外,还包括第七年的安息年、五十年节和终末的安息。^④ 安息日指向安息年和五十年节,并期盼终末的安息。上帝乃一切临在一切,不仅是在终末时才会发生,而是在安息日时就会预先展现,也就是说,在安息日时上帝歇了一切的工,完全临在于他所创造的世界,造物也活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和世界因而形成一种共融的关系,安息日成为上帝与世界共融的时间。

(一)安息日

安息日是《圣经》所述创造论的真正标志。在莫尔特曼看来,遵守安息日诫命,是承认大自然是上帝的造物,而不是自然环境而已。他在《公义创建未来》中已指出,安息是创造的法则,因此安息伦理是《圣经》所说的创造伦理。^⑤ 在《创造中的上帝》中,他进一步指出,安息日的做法中体现了最优秀的创造智慧,但因为非犹太人的基督教会忽视了安息日,所以需要重新发掘其中的智慧。^⑥ 他所理解的《圣经》传统,既包括基督徒的也涵盖犹太人的传统,这一传统认为创造与安息日紧密相连。^⑦ 安息日的和平使得创造得以完成,并区分了两种世界

① 参见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266。

②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400。

③ 同上,中译本前言,23。

④ 同上。

⑤ 参见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公义创建未来》[Creating a Just Future], 邓肇明 Deng Zhaoming 译(香港[Hong Kong]:基道出版社[Logos Publishers],1992),61。

⑥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4。

⑦ 同上,37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观：一种是将世界视作上帝的造物，另一种是将世界视为自然。^① 上帝在安息日并通过安息日完成了创造，人也是在安息日并通过安息日停下手中的劳作，不再干涉这个世界，将这个世界视为上帝的造物，从而珍视人类自身以及其他受造物的尊严。^② 这就不同于将世界视为自然的观念，即不是把世界看成没有停歇、不断生产的自然。^③

安息日的生态意涵首要的观念体现为，上帝的安息日是造物主的冠冕，人类不是造物主的冠冕。在莫尔特曼看来，人类和其他一切造物，都是上帝为了自己的安息日而造的。虽然人类是最后被创造的，但人类要依赖在他们之先被造的天地、植物、动物等地球生态系统而存活。^④ 虽然人类不同于其他造物，是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而造的，但人类和其他造物一样，也是为了上帝的安息日而被造的，和其他造物一起颂赞上帝的荣耀，“即使没有人类，诸天也会诉说上帝的荣耀”^⑤。这表明莫尔特曼所倡导的是一种上帝中心论的观念，人类并不是造物主的冠冕，而只是造物主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就有助于摆脱人类中心论的观念，构建人类和其他造物主的共同体关系。^⑥ 莫尔特曼虽未明确说明自己的上述观点是来自哪里，但其观点与《海德堡要理问答》是一致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六问答：“上帝造人原本就是如此邪恶悖逆吗？回答：不。上帝造人原是好的，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有公义和真实的圣洁；好叫人正确认识他的造物主上帝，尽心爱他，与他同住在永远的福乐中，来赞美荣耀他。”莫尔特曼对安息日的理解是人类和其他造物主一起颂赞和荣耀上帝，这种理解与《海德堡要理问答》所说的人要赞美和荣耀上帝的看法是同出一辙的，因而造物主的冠冕不是人类，而是上帝自己在安息日显出的荣耀。人与其他造物主因颂赞上帝，而蒙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和喜乐。

安息日的和平则是安息日生态意涵的进一步体现。安息日的和平是人与自然和平的开始。安息日的和平首要的是人与上帝的和平，这和平的范围广大，达至灵魂与身体、个人与家庭及人类社群、人类和动物、其他生物乃至天地万物。如果不庆祝、体验上帝的安息日，人与自然的和平就永远不会出现。^⑦ 庆祝并享受安息日，不能以他人和其他造物主为代价，而是要和其他人一起，通过对生活

①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13。

② 同上，373—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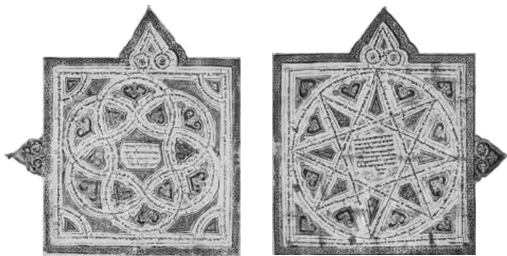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③ 同上，13。

④ 同上，256。

⑤ 同上，45—46。

⑥ 同上。

⑦ 同上，375。



的回忆和感激,以崇敬的心来庆祝。^①

安息日生态意涵最集中的体现为,安息日是生态的休息日,是不再干涉自然的日子。面对生态危机,莫尔特曼主张基督教要回忆创造的安息日,这一安息日是生态的休息日,是应该没有环境污染的日子。^②莫尔特曼引用《出埃及记》20章的安息日诫命并阐述道:“六个工作日后,人们要休息,这意味着不干涉自然,即不干涉我们自身之外的外部自然,以及我们自己内部的内在本性。”^③在安息日,“人们不再在劳作中干涉其自然环境。借此,世界观有所改观:人们不再根据其利用和使用价值对事物做出评价,而是赞叹地感知其存在价值。事物显现如其自在所是”^④。就是说,人们不再从成本效益计算的功利性角度来看待外部自然,而是从单纯的审美角度去欣赏上帝的创造,让自然成为其原本的样子,让自然不再是被人类支配的存在,让自然得以喘息和恢复。同样地,在安息日,“我们也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是上帝的造物以及上帝在尘世的形象”^⑤,即人们不再干涉自身的内部自然,而是放松精神,使得心灵再一次回归身体,身体成为圣灵的殿,人的整全性的存在即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休息与恢复。^⑥基于对安息日是生态的休息日之理解,莫尔特曼将安息日与老子的《道德经》“无为”思想进行了对比,认为安息日是不干预自然的休息时刻,这正是老子《道德经》中“无为”思想的回音。^⑦

此外,安息日的祝福是对造物普遍的祝福。上帝是为着一个日子即安息日祝福,而不是为某个受造物祝福,这就使得凡经历安息日的受造物都得到祝福,因此安息日的祝福是普遍的。^⑧换言之,安息日休息的祝福临到所有的被造物,除了“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雇主和雇员、人和动物”^⑨,还扩及其他生物、天地等整个宇宙生态系统。

(二)安息年与五十年节

安息日指向安息年,安息年主要与土地有关,体现出上帝在大地政策上的公

①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385—386。

② 同上,400。

③ Jurgen Moltmann, *The Source of Life: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Theology of Life* (London: SCM Press, 1997), 82.

④ 莫尔特曼,《盼望伦理》,284。

⑤ 同上,284。

⑥ Jurgen Moltmann, *The Source of Life: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Theology of Life*, 82.

⑦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中译本前言,23。

⑧ 同上,382。

⑨ Jurgen Moltmann, *The Source of Life: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Theology of Life*, 8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义,并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被异化的关系得以恢复。^①

在上帝与大地的关系上,安息年是上帝与土地之约。按照《旧约》的描述,以色列要遵守上帝的安息年诫命,即每七年让地休耕一年,在这一年,不允许耕种土地,要让土地得到休息。土地上自出的土产,也不能收割,而要留给犹太人中穷苦的人以及寄居在犹太人中的外族人,以供应他们的需要。如果犹太人遵守这一安息年诫命,将会蒙受祝福而留在本地安然居住,而如果违反诫命,则会遭受放逐之苦,以便土地得回自己的权利,得到休息,重获生机。在莫尔特曼看来,这种做法表明“上帝和他的土地之间的约在于安息年”^②,上帝为了土地得到安息,当犹太人背约、不尊重安息年的约定时,他们甚至被放逐他乡,这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巫术,而是体现了生态学上的智慧。

在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上,安息年体现了可持续的生态原则。在莫尔特曼看来,“守安息不独能救我们自己,也能挽救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③,就是说安息年对于人和土地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深刻影响到人与土地的关系。安息年体现了一种看似简单,但却真正能够维持良好的人与土地关系的法则。^④ 安息年体现了休耕这一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原则。莫尔特曼观察到,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中,农业都实施休耕制度。^⑤ 违反休耕原则的玛雅等文化因忽视土地的可持续性而遭受毁灭,特别是那些为供养大城市和军队而劫掠土地的大帝国,也因此而土崩瓦解。现代社会因一味地追求短期的利润,完全忘记了休耕的原则,错误地认为化肥可以使土地永葆肥沃,除草剂、杀虫药等化学品的副作用已演变成主要的作用。即便“绿色革命”推广人工肥料,也无法改变作物被病虫害越来越频繁侵袭的困扰。不仅如此,现代农业还废弃了从前的轮流耕种,而以单一耕作来替代,因而导致无法阻挡的泥土流失。^⑥ 因此,安息年的休耕原则,虽然看似简单,也远超过这些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效果,唯有让土地安息,才能真正恢复土壤的肥力,保持人与土地的永续共存关系。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安息年体现了公义的社会意义。莫尔特曼正确地观察到,《出埃及记》23章明确了安息年的目的之一,是要使犹太人中的穷人有吃的,这是安息年的重要社会意义,而这一社会意义与安息日的生态意义是紧密相连的。莫尔特曼指出,“如今大多数的生态冲突也产生于陌生的农业康采恩及外来

①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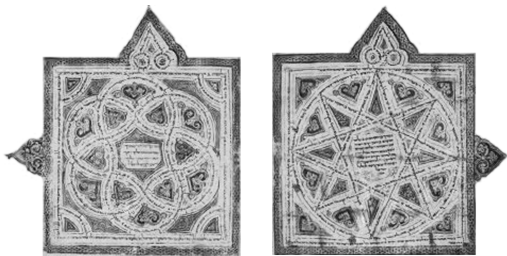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② 莫尔特曼,《公义创建未来》,62。

③ 同上,64。

④ 同上。

⑤ 同上,62。

⑥ 同上,63。



势力与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之间”^①。也就是说,第一世界国家通过世界市场体系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剥削,破坏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独立等农业自主性,也侵吞了土壤的肥力,这违反了空间上的生态公义。莫尔特曼谴责当代人因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将生态代价推给子孙后代,认为这是一种无情无义的不公义行为,是人类非理性的自我毁灭倾向^②,这无疑破坏了世代间的生态公义。

五十年节和安息年的上述意涵是一致的。五十年节是七个安息年后的一年,本质上也是一种安息年,因而五十年节的内涵和意义与安息年是一致的。莫尔特曼引述《利未记》25章,指出五十年节是“上帝的豁免年”,债务奴隶将被免除债务,重获人身自由,得回原先被出售的地业,庆祝土地的安息。和普通的安息年一样,这一年也不可耕种,而是吃土地自出的土产。但相比一般的安息年,五十年节也有其特殊之处,莫尔特曼认为“五十年节的特殊之处似乎是上帝的法规和法令先颁发给人类,然后再由人类传达给造物,传给异乡人、动物和土地”^③,就是说五十年节是通过犹太人在社会中施行废除债务、释放奴隶、归还地业等体现上帝公义的律法原则,从而照顾到穷人、异乡人、动物的需要,并使得土地得到生态性的恢复。

(三) 终末的安息

安息日、安息年和五十年节都指向终末的安息。终末的安息是永久的、没有尽头的安息。在莫尔特曼看来,因为《新约》是永久的,所以终末的安息也是没有尽头的,是上帝原初安息日的终末对应,是“对历史终结时的永恒安息日的弥赛亚盼望”^④。莫尔特曼认为耶稣从未违背安息日的诫命,没有把安息日视为无关紧要的事,也从未取消安息日,从而让人类在他自己和犹太教之间作出抉择。耶稣也从未让自己的门徒脱离安息日,而是宣告安息日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之梦的实现^⑤,通过对来临中的上帝国的宣告,使终末的安息生效。在终末的安息中,上帝乃一切、在一切之中,即上帝伸展自己,亲自充满整个天地,上帝面对面和受造物同在,并使万物复和。世界不再有劳苦愁烦、眼泪哀伤。刀剑被铸成犁头,不再有战争。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人与动物和平相处。上帝将地面更换为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得以复合。

① 莫尔特曼,《盼望伦理》,141—143。

② 参见莫尔特曼,《公义创建未来》,63。

③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387—388。

④ 同上,390。

⑤ 同上,39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结 论

综上所述,莫尔特曼不仅阐明了罗森茨维格的创造的安息日这一思想,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念。他借此将基督教的主日和犹太教的安息日都视为创造的节日,并由此阐释了安息日和舍金纳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极富创造性地将创造的安息日延伸至生态议题的讨论。作为生态神学的当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莫尔特曼充分挖掘《圣经》所蕴含并导引出的“安息传统”,这一传统不仅指向每周一次的安息日,还包括每七年一次的安息年、五十年一次的禧年以及终末的安息。安息日指向安息年,安息年则表明人与大地(代表大自然)之间被扭曲的关系亟需恢复,基于这一生态公义,五十年节又凸显出释放奴隶和免除债务的社会公义层面。而安息日、安息年、五十年节这三者都指向终末的安息,在终末的安息中,万物复和,天地人和谐共生,人与自然被异化的关系得以复和,展现出一幅生态和谐的美丽画卷。